

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

編者 梅

發行者 仿古書店

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

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

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孫福熙創作選

版權所有

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

孫福熙是現代青年文藝作家中一位剛剛出世的神童。他的文情的生動，事跡剪裁的適當，音調鏗鏘的和諧，以及思想的靈超，文辭的秀麗，……在在都能表示他是純粹的天才作家。是青年中很有希望的一位未來的文學家。是青年文藝隊伍中一位戰術高明的少將。是文藝花園中新添的一位聰明玲瓏的園丁。

他目前所發表的作品是些遊記體裁的作品。間有些長篇小說，就在這一點點上面，已足夠看出他的文藝之藝術的偉大，他的天才之展露于無形之間，他能使你感覺他的作品好看，時時要想去看，看了會不知道你的疲勞，困倦，~~竟能始終不讓你的興奮的情緒降落，銷滅，並且更有一種魔力使你越看越要看，越興奮，更孜孜不斷的看下去。~~他的魔力適像好賭的人，好鑽進賭博場，好嫖的人，好跑進勾院，好酒的人不能離開的美酒，好吃鴉片煙的人，嗅到了別人吃鴉片煙的氣味，心中百不如意的百計鑽營，期冀素願似的，能夠不由自主的時刻看親它，而且時時刻刻的不能忘記他。他絲毫沒有發出聾人聽聞的言詞，也絲毫沒有說些淫辭豔語，他始終都是寫些極平常的話，就是這

些平常的什話，便能深深地鑽進你的心靈的奧堂，籠罩你的思想，操縱了你的情緒。使你要笑時候，不能不哈哈的笑將起來，要哭的時候，不能不嗚嗚的哭將來，使你恐懼時，就像你經過戰地無意中踏上一個未曾爆裂的炸彈一樣，使你羨慕時，就像你追求了十年未曾如願的愛人，她始終不接不離地保持着雙方的友愛一樣，福熙的作品便能具有這樣的魔力，他這種魔力，假若我們定要將它另外取一個名詞的時候，那末就是叫藝術也可以！

我這裏選集來的，和別的那二十幾家的內容不同，別人都有短篇創作，但是他這些卻不多，他儘有些集合好多短篇而成的長篇，難找到他的短篇，我便將一些長篇裏的短篇選出來，以長的名詞標出一二三來，以資區別，若短篇有名的話，那當然沿它原有的名目。福熙現在的作品還不多，因為他是嘗試的時候，我希望孫君也要換換胃口，不要專門寫這些長篇的小說和遊記，因為望他的天才去開掘的不僅這一方面；短篇小說，小品文，戲劇，……都是些豐富的礦藏。

孫福熙君不僅僅武學方面很大，就是他的美術也夠人稱賞的，真是多才多藝的人兒，望孫君好好地努力，莫要辜負了天賦特厚的職責！

宣城陳筱梅序于上海時民國二十五年秋十月二十日也。

孫福熙創作選目錄

春城(三則).....

凄切.....

地中海上的日出.....

紅海上的一幕.....

八十二人.....

海港一角.....

印度洋中的風浪.....

青年的戀愛.....

海面的星星.....

求畫.....

怒濤.....

太平洋上之霧.....

北京乎.....

今夜月.....

故宮博物院.....

一

二八

三一

三三

三五

四一

四五

四八

五七

五九

六三

六七

七〇

七三

七六

音雪·····	八〇
清華園之菊·····	八一
北京應有的遊春佳節·····	九六
春裝的中央公園·····	一〇一
別愛的北京·····	一〇四
峯谷起伏中的小村·····	一一八
細磨細琢的春臺·····	一二九
何處是樂土·····	一二一
我盡我的力做就是了·····	一二四
靜吟而有生動的音樂·····	一二七
扣動心弦深處·····	一二九
一段美妙的歷史·····	一三〇
野花香醉後·····	一三四
做美的機會·····	一三九
吾從來沒有夢相過·····	一四三
吾有待而然者耶·····	一四五

孫福熙創作選

春城

第一則

朦朧醒來，樵之張開眼睛，就見姑娘的面貌，這使他又驚又喜又不知其所以然：因爲醒來就見姑娘，確實連夢中也是未會有過。他的頭枕在姑娘腰間，姑娘是坐著，看他醒來了，就緩緩俯下頭來叫他：「喬！覺得不舒服嗎？」他聽到這聲音確是真的，知道並非夢中，於是睜一睜眼，還是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的伸長嘴脣，向姑娘求乞。這時的兩人嘴脣，原已不隔多少距離，一伸就接觸了！

身體一轉，船身盪漾，樵之經此口脣的刺戟，頭腦大醒，始記起他是在船中，剛纔是睡着了。

坐起身來，一望假山的橋洞在他們的船旁，谿聲淙淙，從遠處流來，從山洞邊流

至船邊。楊柳數株，俯下輕蔭，遮隔午後的驕日，灑在兩人身上；而滿枝滿枝的串串花蕊，香氣薰騰，散在暖和的空氣中，引得蜜蜂們陣陣忙碌。黃鶯婉轉，枝東枝西，相互宣傳他們的無線電音樂。這當時的一切使樵之覺得與其說是興奮，還不如說是寂寞。寂寞？不是妹妹陪在旁邊，從醒陪到睡，從睡陪到醒，而至今還是陪着嗎？這樣一想也就想到他的妹妹了。此時姑娘見他已是大醒了，就問他說；

「你睡得好嗎？可愛的喬！我擔憂了，但不敢動你。幸虧沒有熟人見到。現在好了嗎？」

「可愛的妹妹，請你原諒我！今天喝酒太多了，昨天還沒有這樣醉。」

「你現在真的好了嗎？」

「真的好了。」

「那末我們再去飲一杯咖啡，再來玩一回。」

樵之拏起睡覺時放下的雙槳，心中緩緩的回憶今天所做的一切。船到岸邊，兩人上岸向敬軒走去，這裏就是他們午餐的地方，也就是樵之喝醉酒的地方。

原來，他們從禮拜堂看了大鐘出來，樵之十分高興，滔滔不絕的與姑娘談將來回中國後的學問事業，於是，姑娘對他說：

「我們到橘園去，那裏可以暢談你的遠大計劃。園中有飯館可以午餐。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告訴母親，他是不等我們午餐的了。」

兩人同走至市政廳前等候一路電車，正午的太陽與半天的步行使他們精神頓倦着，到了電車中，既有坐位可以休息，且有涼風透進窗來，兩人很是舒適。當車經過姑娘家附近時，姑娘說：

「這是家了。」

「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去一轉？」

「沒有事。」

再過了兩站，就到了公園。下車以後，只見門前大樹滿是新芽，層層堆砌，像是無窮遠大的許多回教堂圓穹，都披了金色與綠色的彩片。這無數的圓頂叢樹，真是若之心的孔雀開屏，春之神的冠蓋旗旌。進門以後，就覺開懷萬分，正中是一個大花

哇，彩色燦爛；如一大花籃，旁邊形形色色，前後左右，各相照應，蓋一片錦繡，都是精選各種花卉排砌而成也。花徑圍環，遊人踴躍，俯視地上，乃見滿地繽紛；花開花落，春感春殘，並無嚴密疆界，當此感時，已不掩其殘落。然而逢場作戲，及時行樂，正是人生大道理，人類唯一的美德趁此佳節，趁此好天氣，不管是春深幾分，不管是午餐時節，母攜女，祖攜孫，愛人相抱，夫婦相隨，賞玩這春的滋味。小孩們有的提輕氣球，在微風中飄舞，只怕他脫線而去，所以一步一擡頭，管理比自己更活潑更易被春引誘的氣球的脾氣。有的拉小火車，有的拉一隻木馬，爲的是也給他們換換橋園中的新鮮空氣。頭後面披一塊薄紗的保姆，手推搖籃，與坐臥着的嬰兒唧唧問答，嬰孩們昂頭張手，想跳起來解釋他們今日所得對於春的了悟。樵之與姑娘也是澈底了悟：人生就是像這春日的毫無拘滯的怒放。園中一個女子雕像，是本地服裝，一隻仙鶴來含女子的籃中的花朵。這就是春的故事了。

他們已走到湖邊了，滿湖春水，浮着幾隻白鵝，來往自如這是誰也看了羨慕的，樵之見岸邊幾隻小艇，於是對姑娘說；

「我們午餐後來划船！」

「好的，我最愛這裏的小船！」

就在這湖邊，隔了新芽的樹枝，露出餐館的屋頂。從廣場而上，階級廣闊，不過八級，也顯得很是堂皇。門前大花壇一座，中心是紅白杜鵑，如白雲托日，漸外漸低，造成一個球面，用海棠相思地錢等花，按色彩而排列，嵌出地氈似的斑紋，而鬱金高叢，圍繞園邊。門前又有橘樹多盆，正在放花，香甜入神，這是本園出品，橘園即以此得名，因天氣漸和，不畏受寒，新從暖房移來者。

進門後，侍者十分誠敬的招待，就是這侍者，現在，捧了漆盤，又爲兩位尊客送咖啡與牛奶來了。看了這侍者，不禁使樵之回想午餐時喝酒的情形，所以說：

「方纔，我真喝得太多了！」

「我對他說不要了你還要他擎一瓶來，你說：『這是我要的！』我知道你要醉了。」

「我還說什麼嗎？」

「你都不記得了嗎？你說，『這一杯是祝中國實業發達萬歲！』」姑娘笑着而面色微暈。

「還有嗎？」

「還有是……」妹妹輕聲的說，「你說：『這一杯是祝我們婚姻成功萬歲！』」

「侍者聽到否？」

「幸虧是很輕的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喬喬問愈有意思了。

「後來，你一定要去划船，因為旁邊總是有人，我沒有方法阻止你。其實我也很醉了，因為你一定要我喝完那一杯，所以也有點輕鬆鬆的沒有主意。你跳下船就打槳，很是起勁。划到假山洞邊，你收槳停搖了。你說：『中國就不懂得弄這樣的公園！』停了一回，你又說你的家鄉一樣是有公園的。西湖要比這湖好幾倍哩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，我說：你這兩天非刻刻說中國不可了。你回答我說：『愛情是甜蜜，然

而國家是不能忘記的。』」姑娘從新羞澀，輕微的側向喬喬說：「你說完就倒在我身上睡着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，你醒了，做了什麼你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對不起！現在再去划船了！」

「還不夠嗎？」

這次喝的是咖啡不是酒，不再睡覺了。」

從臺階翩翩而下，誰都承認這兩人的崇高尊貴，滿身是新穎與豐裕的希望；而他們自己，正如對此笑盈盈的湖面，第一步涉足人世，純潔無瑕的無窮信仰，全力傾注其中了。

樵之如前的打槳，湖上來往的船隻頗多，他加意的觀察，有老年的夫婦，有青年，的兩個男子，有的，只是中年男子一人；看去，沒有一船如他與姑娘的富有而快樂，正爲了這個緣故，凡經過的人，必羨慕的注視他們。樵之想，快樂是快樂的，但也覺

得不過如此；現在既然有此幸福，不可不細細體味，盡此樂趣。這時的船正到了上次睡着的假山邊，他又停槳而來與姑娘並坐了。姑娘呢，心中也正因這美滿的現狀而起了一恐怖的心理。第一，這是一個外國人，雖然因此而被人尊敬，但也有人輕視；倘若將來不在這裏而同到中國去，這是最好的旅行，然而，語言人情都是不同，不知何等不方便。第二，結婚以後，安慰是有了，但同時也要安慰人：酒醉了，疾病了，不是刻刻要爲人擔心了嗎？當然，所謂安慰，一半是得人安慰，還有一半是有人靠我安慰的快樂，然而，從此只能浸注一人，如果同時擔心了別人，就是罪事了。呵，這思想就是一種罪辜，對不起喬治！然而，與喬治的關係還沒有確定呢，第一就是要確定他的關係。想到這裏，樵之正放槳過來並坐了，於是他問：

「喬喬，你又醉了嗎？」

「不，然而爲了更接近點。」說着口脣近來了。

「喬喬，」聲音綿軟了，「我是一個也沒有理由來拒絕你的。過，我開始有點怕了！」

「怕我嗎？」

「怕以後怎麼樣，

「不要怕，我抵禦一切可怕的侵襲。」

「我感謝你！」伸手與丁相握。「我對你全心信仰，只希望你父母的信早來，得到圓滿的結果。」

太陽雖未下去，而已被黑雲遮蔽，水面上漸起寒風，柳枝來回動盪，狄姑娘覺得有點寒冷，擎起船邊放着的青灰夾衫，罩在水紅短衣上，看天氣似乎有要變的意思，所以說：

「我們應得回去了。明天，如果天雨，反正不能玩什麼，我遲一點去看你，大家可以休息。」

「你去好好休息！不必怕，有我擔一切！」

這是姑娘到家門前將下電車時最後聽到的話。於是他再回過頭來說：

「如果有信，我明天仍然很早到你裏去。」

第二則

我失掉了我的力量與生命，
以及我的朋友與高興；
我甚至失掉了使我誇耀，
我的才能的驕傲。

當我認識了真理，
我如得到了朋友；
當我瞭解而感受，
我已覺他可厭棄。

雖然他是常真，
然而經過的人，

都是不知不識。

上天之言須回答。

世間僅留的安慰

就是幾次的哭泣。

——
繆塞作。

狄姑娘讀這詩不免淚下。他生來快活，而且素不愛哭；自然避上堪尼斯堡回來，心中如結，而幾天中竟不見喬治再來，前途渺茫，無以自解，只得翻閱詩文消遣。母親看到他的哭泣，竭盡心思的勸慰他，也是無效，於是想出方法，要舅母來請了他去消遣。

正是晚餐以後，聽完表兄在鋼琴演奏悲壯的軍歌，姑娘就從潘加來總統路舅父家出來，新月照地，街道半條光亮，用青綠的光色，與缺刻的屋影劃分爲二，不禁一陣